

王西彦

北美之旅

NORTH AMERICAN TOUR



北美之旅

0413

-

1010

北美之旅

王西彦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375印张 3插页 100,000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40册

ISBN 7-5360-0162-2/I·157

定价: 1.30元

书号: 10261·802

自序

一九八二年秋，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北美。九月下旬从北京启程，飞越太平洋到美国东部的纽约和华盛顿，十月初去加拿大的渥太华，接着是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在洛基山中著名风景区班府镇作了两天短暂的休息，再到西海岸的花园城市温哥华，随后是美国西海岸风光秀丽的旧金山。这样，先是从西到东横穿了美国的北部地区，后来则是从东到西横穿了加拿大的南部地区，刚好在北美洲兜了一个小圈子。最后又一次飞越太平洋回北京，这时已经是香山红叶季节的十月底了。

按照多年养成的习惯，即使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天回到住处时往往已是深夜，我也总要抓紧时间，排除疲倦，在记事册上写下几行简略的日记，例如观光了什么地方，会见了什么人，参加了什么会议，欣赏了什么演出，产生了什么感想，等等，自然都不过是备忘的性质。直到第二年春天，我才在上海的寓所里把日记重新整理了一遍，竟然有了厚厚的一大册。正好有些报刊编辑部向我索稿，我又把已经容纳在日记里的材料陆续写成单篇文章，就成了现在这个小小的集子。因为写作时没有计划，只好在编排时把十八篇短文按所

写地区分成三辑。第一辑的六篇，除了《海天之间》写从上海到旧金山的长途飞行外，其他五篇都是写美国的三大名城，所以就取了个《美国片断》的小标题，因为我的所见所感的确只是一些零星片断。还应该特别说一说的，是那篇《地上的纽约》。当时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地上和地下之分，河流环绕的市区曼哈顿岛又象是一只蹲伏着的多脚大蜘蛛，自然只是来自一个初访者匆促的印象。因此，当我回国后有机会在上海接待两位来访的美国作家时，我就把自己的印象向他们说了，竟得到他们热烈的赞成，这才使我放下一颗惴惴不安的心。第二辑的小标题是《在红叶的国土上》，自然是由于十篇文章所记述的都是加拿大东部红叶区的见闻。有谁不知道加拿大是一个红叶遍地的国家，人民特别喜爱秋季的红叶，它的国旗上也缀有一片美丽的红叶呢！与第一辑的几篇文章稍有不同，这十篇倒可以自成一组，在刊物上发表时也采用了这个题目。写完这一组，我原想再为洛基山以西地区的见闻也写一组，至少也应该有四篇至六篇，连材料也整理好了。谁知人事倥偬，只写成《洛基山中》和《海岛上的友情》两篇。现在取了个《西越洛基山》的小标题，显然很有些不相称，也实在顾不得了。

欣赏那些名家的游记名篇时，使读者深受感动的，往往是它们所包含的充沛热情和真挚爱憎。我们中国前辈作家在谈论游记文学时，有所谓“融情于景”和“寓理于景”的说法。我自己也曾在一篇短文里称游记文学为“心灵的歌唱”，因为它们的作者“在写山、写水、写花木、写虫鱼时，莫不注入

自己的感情，即所谓‘情景交融’，简直出神入化，完全契合无间”。只要想一想，如果对自然完全保持冷漠态度，你就不能窥察它的奥秘，发现它的美和生命，并从它所反映的折光里探究人生的意义，你就将徒入宝山，空无所获。古人所说的“自然”，指的大致是山水花木虫鱼之类；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范围要广大得多了，面对的往往是一个万花筒似的复杂社会。但无论是山水花木虫鱼之类也好，复杂社会里的人情世态也好，都需要你的热情，你的虔诚，你的博大胸怀和究根穷源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在阅读你记述见闻的字里行间，倾听到你心灵的歌声。

不待说，我在这里只是空悬一个过高的目标，因为我这个小小的集子和上述目标的距离实在太远。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对北美的访问，行程不算太短促，日程却非常紧迫，在一个陌生城市里只能有几天逗留，匆匆来去，见闻不仅很有限，而且很肤浅，记述自然也不能不是浮光掠影，拾蚌遗珠。但既已写下来了，又在报刊上发表了，现在就让它们集在一起，再向大度的读者祈求一次更大的宽容吧。我这样做，自然也不只是为了纪念自己的远行，更是为了答谢那些曾经热情接待我们的异国朋友。正是这种访问，使我深深体会到文学的力量，确信它是沟通人类感情的永远畅通无阻的渠道。至于那个指向游记文学的高远目标，我愿意把它当作今后再写同类作品时对自己的策励。

王 西 彦

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上海

目 次

第一辑 美国片断

2

海天之间

10

地上的纽约

25

霍金斯山上的大厦

35

心灵的庙堂

45

天使岛

62

在卡麦尔镇上

第二辑 在红叶的国土上

72

加定诺的枫林

78

“七人画派”的传统

84

在驶向蒙特利尔的列车上

90

文学代理人和她心爱的猫

94

诗人的职业和作家的家庭

102

黄叶遍地的格拉文赫斯特镇

108

永恒的尼亚格拉大瀑布

115

感恩节的晚宴

123

访马车房出版社

129

畅通无阻的渠道

第三辑 西越洛基山

140

洛基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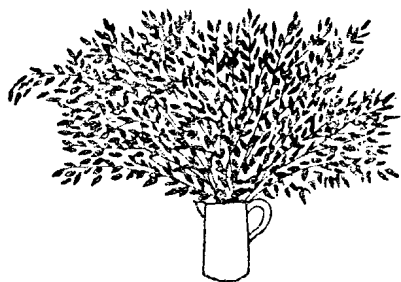
156

海岛上的友情

第一辑

美国片断

海 天 之 间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秋季的好晴天，阳光明媚，温度适中，是航行最相宜的气候。我们的波音喷气式民航巨型客机于上午十时半离开北京机场，中午到达上海。在虹桥机场照例有旅客上下，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四人也在这里办理出境手续。午后近二时，客机显出一副昂扬的气势，东向太平洋上空展翅飞去。

过去我曾经有过乘夜航机在夜海里浮沉的经验，也有过

乘早班机欣赏东天日出的机缘。可是，现在从窗口看到自己乘坐的飞机正翱翔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上空，航程又将超过十个小时，走一万公里，仍然禁不住有些情绪激动。北京虽然有了个晴朗的早晨，上海午后的天色却有些阴沉。可是，飞机一升上浮动的云层，眼前又出现一片明朗的阳光，连蔚蓝的天空也变得更加纯净，更加高远，使你感觉到大自然中动和静的和谐。你看吧，当飞机鼓翼前进时，下面厚薄不匀的云层迅速地往后退缩，上面的蓝空却显得深邃而永恒，完全是一副漠然无动于衷的神情。只是这种和谐并没有保持多久，当我收回视线和邻座的旅客交谈了几句话，又把眼睛凑近窗口往外眺望时，发现云层变得稀薄了些，有的地方就象轻纱似的飘忽；而且在云层的空隙里，已经可以看到浩瀚的海洋。如果是在近处，当你置身船上或伫立岸边时，海洋是不驯的，滔天的白浪和荡漾的烟波会使你惊心动魄；这时你从高空向下俯视，海面上原是汹涌的波涛却仿佛凝固住了，一动也不动，显得宏伟而宁静。细小的船只依稀难辨，好象只是一些撒落在巨锦上的斑点。

周围的旅客，有外交和商业工作者，也有科技人员。坐在我邻座的，是一位在纽约任职的华侨工程师，他的令尊是著名的抗日将军，这次他就是回国参加已故父亲的纪念活动的。他令尊曾经为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首都北京刚开过一个盛大的纪念会。我们谈了他令尊的事迹，又谈起他在美国的家庭和工作。他告诉我，他在美国侨居了三十多年，但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

不愿参加美国籍。

“我能理解你对祖国的感情。”我说。

“树离不了根，”他的语音有些颤动，“就是那些人了美国籍的，他们心里也大都有个祖国。”

我们两人交谈时，旁边几位旅客也参加进来。在国内，他的令尊几乎妇孺皆知，因此不仅语气里充满尊敬，彼此间更交流着一种炽热的情绪。

正在这时，女乘务员同志通知说，我们的飞机正临近日本上空，下面的陆地就是鹿儿岛。我又把眼睛凑近窗口。不错，岛上的房屋隐约可见，岛的四周仍然是万顷碧波，只是仿佛始终静止不动，毫无变化。我看了看手表，是三时一刻。蓝空还是显得深邃而永恒，但云层逐渐变厚变浓了，形成一种怪诞的旋涡，还出现了淡青色的纹缕，也不再向后退缩了。

“过了鹿儿岛，很快就能看到富士山巅了。”邻座的华侨工程师告诉我。

于是，有好几位旅客都挤到窗口去。可是，等了又等，许久还不见富士山巅出现。直到近四时半，一片绵绵白云中才露出一个小黑点，它迅速扩大，变成了小三角形。

“对！它就是富士山巅！”有人嚷嚷道。

“怎么是黑胡胡的呢？”也有人表示怀疑，“富士山不是长年戴着个白帽子吗？”

我也紧紧地凝视着那块好象黑炭似的三角形。通常我们只知道富士山巅长年积雪，现在竟变成了黑色。这可能是由

于白云的衬托或光线的投射，可惜我们中间没有一位关于这方面的专家，大家只能对大自然的神奇变化感到惊讶，却说不出的一个所以然。

旅客们的惊讶还没有过去，天色已经发暗，傍晚仿佛乘人不备就猝然来临。据乘务员同志说，日本的时间要比中国早一小时，天黑得特别快。窗外的白云又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绵绵一片，而是分出了层次，重重叠叠，互相压挤，显得非常深厚。天边开始弥漫起暗红色的晚霞，好象是从云层中间浸渍出来的，随时就将被云层吞没。可是，天色逐渐变黑，晚雾非但没有被吞没，反而增大了体积，把云层托烘起来。眼看天色更黑了，云层下面呈现出非常美丽的蓝紫色，你简直无法辨别它就是晚霞所化，还是把晚霞排挤掉了。而且，你看哪，转瞬之间，蓝色变得更深，和紫色分离，迫使紫色往天边缓缓退缩，终至凝聚在地平线上，增加了色彩的鲜明。但这种鲜明的色彩并没有持续多久，它很快就变淡了，变模糊了，失去了界限。

手表上的短针移近六时，机舱内的灯光都开放了。乘务员同志给大家送来了晚餐。我们的民航机采取“中西合璧”的做法，摆在餐盘上的既有米饭和泡菜，也有面包和白脱，尽量适合中外旅客的胃口。我匆匆吃完晚餐，又把视线投向窗外。我看到在一片薄暗中，幻变无穷的白云聚集成朵，好象巨大而众多的莲瓣重叠一起，轻轻浮动，霎时间使你怀疑自己乘坐的这架巨型喷气式飞机不是在空中翱翔，而是被白云载负着向前缓缓移动。如果你向上空了望，就能发现在深蓝色的

天壁里，已经隐隐约约地绽露出一些小星点，它们似有若无，浮游不定，给你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过了一会儿，乘务员同志放下舱壁上一小方银幕，放映起电影来了。即使是从上海登机的旅客，也已经乘坐了六、七个小时，的确需要有一点娱乐。只是由于飞机声隆隆不绝，大家只能戴起安置在座椅靠手上的耳机收听。放映的是一部美国电影，我也全神贯注地看了一会，但心里始终记挂着窗外的夜景。于是，摘下耳机，轻轻推开窗子。

使我惊讶不已的是，原来好象重叠着的莲瓣似的云朵，这时竟然变成一片绯红，深厚异常。载负着飞机的，已经不是难以计数的纯白的花朵，而是巨大无比的深红的溶岩。在溶岩边缘，东方又出现了一线紫雾，仿佛出自一支神奇的画笔，它显得那么纤细，那么轻灵，那么固定而又随时会消失或扩大。不错，它的确是在消失，也在扩大。它的颜色也在变化，在增添淡淡的金黄，在闪发着光辉，仿佛要和深红的溶岩化合一起。

电影已经放映完了。疲倦的旅客们大都放平座椅的靠背，戴起乘务员同志发给的眼遮和耳罩，作休息的准备。我邻座的工程师正发出轻徐的鼾声。我也关上窗口，把头仰靠在椅背上，沉沉入睡。可是，很快我就被惊醒了，听见后座正有人发出赞叹道：

“看哪！看哪！天女下凡啦！”

什么！天女下凡！我赶快推开窗口，出乎意料，原来天色已经大明，飞机下面正展现出广大无垠的淡红色原野，它由千

百万个闪光的鳞片组成，眩人眼睛。当然不是真正的大地，而是幻变无穷的云层，无边无涯，只在东方被一条紫红的带子所拦阻。这的确是一个神话里的国土，旅客们的赞叹完全是由衷的。尤其是，我觉得自己刚刚打了个盹儿，怎么天色就大明了呢？有人正凑在窗口拍照，想把这神奇的瞬间留在胶卷上。我睁大一双还有些朦胧的睡眼，竭力要从淡红色的原野上看出哪儿是天女们显身的地方。可是，闪光太强烈了，仿佛每一个鳞片都在翩翩起舞。

我看了看表，正好是北京时间十一时。旁边一位女乘务员同志告诉我说，这会儿在旧金山是早晨六时，在纽约则是九时。邻座的工程师也醒过来了，他补充说，再过两小时，就可以到达旧金山。那么，从上海算起，我们这架巨型客机已经不知疲倦地连续飞行了八小时。

约莫半小时后，从东方那条紫红带子上面，忽然跃出一轮通红的太阳。带子消失了，淡红色的鳞片组成的原野也解体了，整个空间都充塞着轻纱似的柔云，机身更好象陷入白雪似的积絮里，动弹不得，连隆隆不绝的声音也减轻了许多。而且，很快地，刚被洒上一层淡金色的云层开始消散，蓝天出现在变得稀薄了的云层下面，使你感到深邃莫测。……

既然黑夜已经过去，白天又在继续，旅客们都纷纷从座椅上站起，在空隙地带走动。也许是由于离开祖国大地更远了，邻座的工程师向我谈起他回国参加纪念大会时的情景，谈起对久别重游的首都北京的观感。他从皮包里取出一张他和几位国家领导人合影的照片给我看，在他已经有些苍老的

脸上，浮现出一种完全不加掩饰的深感欣慰的笑容。接着，他又取出一本刚在国内出版的他令尊的《诗歌选》，很郑重地题了字，双手捧送给我。

“谢谢你，”我接过书，轻轻地翻阅着，“这里面有几首歌唱抗日的好诗，我曾经背读过。当时我是个小青年，正在北方古城读书，令尊在察哈尔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号召！”

听我说起那件近半个世纪前的历史性旧事，他嘿嘿地笑着。虽说长期侨居国外，他仍然保持着北方人的纯朴。

因为都知道那位已故的抗日将军，看到工程师向我题赠他令尊的遗著，周围的旅客都很感兴趣。我手里这本还透着油墨香的新书，就被好几人要去传观。在这一刻，这本《诗歌选》似乎传达出一种深至的感情，它是这样强烈，这样一下子就能够把人们的心连结在一起。

吃完又一顿快餐，手表上的短针指到十二时半。虽然有了好几个小时的差异，乘务员同志劝告我们不必拨移时针，因为这班航次的终点是纽约，和北京的时差刚好是十二小时。我和邻座这位热情的工程师的谈话告一段落，重新把视线投向窗外。这会儿，蓝天出现在高空，显得非常纯净。我想起约莫一小时前从云层下面看到的，也许是海洋的颜色。的确，在云层的幻变下，简直很难区别海天的界限。可是，你看哪，东方纯净的天壁上，不是正露出一小片黛青色吗？如果它竟是一座连绵的远山，不是已经接近陆地了吗？

“对！是山！的确是山！”是好几位旅客的声音。

不错，是山！现在总算看到海天以外的东西了，人们的精神不觉为之一振，响起好几架小型照相机的拍摄声。转瞬之间，东天那小片黛青色又消失不见了，充塞天穹的是连绵相接的白云，它变成难以计数的小白球，好象盛开的绣球花。我们的飞机正在花丛里缓缓穿行。你再往下看，从小白球似的云层的空隙里，又是一片深邃难测的蓝天，——不，实际是海洋。

飞机已经穿出云层，仿佛增加了速度。

终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蜿蜒不绝的海岸开始出现了，先是隐隐约约的，逐渐清晰了。这个州最高的萨斯加山巍然在望。很快地云层消散，深蓝的海水好象冰冻，道道的白浪有如冰花。沿岸的山谷上，茂密的山林伸向无垠，仿佛起伏无定的波浪。

飞机兜了个圈子，开始降落。旧金山的全景呈现在你眼前。著名的金门大桥和另一座比它更长的海湾大桥，已经历历可见。蓝色的海水，赭色的陆地，翠绿的林丛，层次分明地铺陈着。市区的房屋，有如一幅构思精巧的图案，于零乱中显出规则。奔驰在通道上的汽车，好象蠕动着黑点，在深秋明朗的阳光下，这个以风景绚丽闻名北美的海边城市，正展开它全部的活力。我手表上的短针刚移过一时，旧金山的时间正好是八时。性急的旅客已经纷纷离开座椅，忙着收拾各自随身携带的行李。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上海